

## 後疫情的藝術生存之道

**陳：**在疫情期間，耶魯的攝影研究所老師格雷戈里·克魯森 (Gregory Crewdson)，他也是知名藝術家，他用 Zoom [授課](#) 並邀了凱特·布蘭琪 (Kate Blanche)、蒂達·史雲頓 (Tilda Swinton) 來課堂上，分別問她們 20 個問題，結束後還跟幾百個學生進行問答。這件事很有趣，那些大明星或知名的藝術家跟我們一樣，也只能在家裡，對著電腦前的鏡頭，感覺大家變平了。而凱特·布蘭琪即使是在電腦前，也讓人感到演員的光芒；Tilda 也是看起來就是很平常，但充滿了靈光。這樣的體驗我是很珍惜的，因為也許沒有疫情就不會發生這件事。

**江：**以直播講座來說，我相信只會吸引本來就想去卻到不了現場的人，而不會吸引本來就不去講座的人。德國做了一個滿有趣的研究調查，想知道疫情結束或再來時，要怎樣讓線上體驗跟實際體驗一樣。為了因應防疫把活動都變成線上是數位的思考，但這調查很有趣，變成科學性思考。比如將小喇叭增加一個裝置，使表演者的口沫不會傳播給觀眾，這樣阻擋傳播路徑的話，觀眾還是可以來看演出。我們聽到很多邏輯都是數位化來解決，第一次聽到科學可以解決的觀點，這是我聽過最有趣的解方。

數位很難取代體驗這件事，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策略，表演會有鏡位的問題，又牽涉到拍攝手法，不是解決完機器的問題還有技術面的問題，要真實達到大家想要的效應，可能還要很多年。不過時間拉長，也許會改變的是大家會反推思考表現的形式，開始有一個 plan b，讓大家還是可以體驗到。我想，這場疫情之後留下來的會是個，而不是未來大家都變成在直播。

**王：**我做過幾百場直播，這六個月大概所有館舍和團隊都來跟我們聊過可否直播、直播技術、除了直播之外可以怎麼做等等相關的事情。我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，直播絕對是錯誤的解法，你不可能用直播取代現場表演；另外一個經驗法則是，直播不會帶來人潮，直播只會讓他原來的粉絲有多少現身，你的網紅值有多少，你的觀看值就有多少。有的幾乎是零。比較紅的藝術家會到數百，這是很現實的。

直播的好處其實跟線上刊物一樣，他讓大家預期這邊會有事件發生，所以大家會守著這件事情，如果他是粉絲或想知道這件事的話，所以反而呈現的是現實的黏著度到底有多高，要增加新的人是絕對不會的。其實比較建議的方式就是拍成 VR，因為現在就是要替代直播室的表演，但還是要因應鏡位去想像，與其用不同鏡位，不如就拍成 VR，開發另一條電影圈的路線，也可能會打開另一些觀眾。

\* 下載含番外篇的完整對談紀錄